

楔子 哥哥不見了

朝暾初升，炊煙裊裊，小狗沒睡飽，仍半眯著眼，蔫蔫地趴在牆角，養在後院的豬隻卻已經餓得呼嚕呼嚕叫，低喚主人快快餵食，勤勞的婦人們早已在灶前忙得滿身大汗。

村尾一戶人家住了兄妹兩人，妹妹十四歲，長得甜美可人，長期勞作，皮膚卻依然白嫩，是該說親的年紀了，可惜沒人上門，因為她的哥哥既癩又傻，家裡全仗著她養活。

但這樣的傻子，卻生了一副相當違和的模樣，不僅僅是俊秀而已，而是好看得教人無法別開眼，他的氣度比起京城的貴公子半點不差，若是換上一身女裝，肯定比女人漂亮許多。

爹娘早亡，於妹妹而言，哥哥不是她的負擔，而是支柱，兄妹倆感情相當好，好到……誰都無法缺了誰。

靠在窗邊，她慢條斯理地幫哥哥梳頭髮，握在掌心的頭髮又滑又亮，像上好的絲綢。

他們家窮得買不起皂角，但哥哥的頭髮……不，不只是頭髮，哥哥全身都散發著淡淡的清香，她不知道那是什麼味道，只覺得聞起來讓她分外有安全感。

「不許亂跑哦，今兒個發工錢，我給哥哥帶油雞回來。」

「好。」哥哥笑得滿臉憨厚，他最喜歡吃雞了，因為妹妹喜歡吃雞腿，所以他也愛。

「無聊的話，給院子的花澆澆水吧。」她家哥哥很厲害，養的花花草草比誰家的長勢都好。

「好。」

「過幾天就是爹娘的祭日，咱們得備點東西祭拜爹娘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今天會出大太陽吧，哥哥把棉被拿到外頭曬曬好不？」

「好。」

兄妹倆很喜歡聊天，這就是他們的聊天方式，一個說著生活瑣碎，一個乖順應聲。頭髮梳好、早飯吃過、碗筷洗好，所有的事情都全都做完，但……

她和王哥哥在鎮上的飯館做事，每天兩人都會結伴上工，所以……她笑眼眯眯地望著哥哥，說：「王家哥哥還沒到呢！」

哥哥眉開眼笑地回視著她，張開雙臂。

她很高興，哥哥永遠知道她沒說完的話是什麼，誰說哥哥癡傻，分明是再聰明不過。

妹妹用最快的速度坐到哥哥腿上，窩進他懷裡，用力地、深深地吸了一口他身上的氣味，她愛極了這股味道。

抱著妹妹，他輕拍她的背，像小時候那樣。

「哥，昨天李香被大廚罵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她偷了隻豬腳，可……也不算偷呀，那是客人不吃的，丟掉多浪費吶，她不過是想拿回去給她奶奶吃，李奶奶活了一輩子沒嚐過幾次肉味兒，你說慘不慘？」

「慘。」

「以後我要努力賺錢，讓哥哥天天都吃得上肉。」

「好。」

他們說著說著，天大亮了，王家哥哥出現在門口。

看見他的身影，哥哥皺起眉頭，下意識抱緊妹妹的腰，不想她走。

這是每天要固定上演一回的依依不捨，妹妹笑著親了親哥哥的額頭說：「沒事，下了工我會盡快回來，哥哥要乖乖待在家裡等我哦！」

叮囑半晌，妹妹走出家門，他拖著癱腿，跟在妹妹身後，直到看不見影子了，才轉身回家。

他澆花、曬被子，他無聊地趴在窗口，等待妹妹從小路那邊走回來。

可他沒等到妹妹，卻等來天空一片烏雲，烏雲越來越濃、越來越厚，壓得人心沉重。

突地，他感覺到一陣莫名心悸，又來了，隱隱的不安再度升起。

頭轉得飛快，他看看上下，再看看左右，明明沒有人在耳邊說話，可是他……他必須離開這個家、離開妹妹，離得遠遠的……

因為不離開……就會……

像是什麼東西閃進他的腦海中，他猛然抽氣，彈起身，一瘸一瘸地往屋外跑，好像有人在身後追趕。

他知道了，他是真的知道了，他不離開，妹妹就會有危險，會像爹娘一樣死掉！

他得跑快一點、跑遠一點，不可以被妹妹找到……他不知道是誰告訴他的，但他就是曉得……快跑……

雨下得好大，但是她護在懷裡的油雞還溫熱的。

她想著哥哥啃雞頭的模樣，想他撕下雞腿，餵到她嘴邊說「妹妹吃」的笑臉，天底下，再沒有人比哥哥更寵她。

「謝謝王哥哥，我先進去。」

「小心腳下，路滑。」

「嗯，明兒個見。」

妹妹旋身，打開院門，走進屋裡。

眉心微皺，下這麼大的雨，哥哥怎麼沒把被子收起來？屋裡也沒點蠟燭，是被雷聲給嚇著了嗎？

微微一笑，肯定是，哥哥最怕打雷了。

快步進屋，把油雞放在桌上，燃起蠟燭，她熟門熟路地走到床邊蹲下來，朝著床底下喊，「哥哥，快出來，我帶油雞回來了。」

可是她並沒有看到哥哥的身影。怎麼可能？躲到哪兒去了？

她飛快地把屋裡每個能夠藏人的角落都找一遍，哥哥不在……他去哪裡了？

這種雷雨交加的天氣，哥哥向來不敢出門的，難道是被壞人抓走了？
不會、不會，肯定不會！
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，一次次翻著已經找過的角落，家就這麼小……
突地，一聲驚雷砸下，地面跟著震動起來，她猛然轉頭，上回也是這樣的雷雨，哥哥……
狠狠倒抽了一口氣，她顧不得大雨傾盆，連傘都沒拿，急著往山上跑去。
她越跑越慌、越跑越心驚膽顫，又去山上了嗎？都說了，那些樹護不了他呀，哥哥怎麼就這樣不聽話，村人說山上有狗熊，如果哥哥碰上了……
不會、不會的，一定不會的……
她心裡一邊安慰自己哥哥一定不會有事的，眼淚卻搭著雨水落個不停。
「哥哥，你在哪裡？」
她跌倒了，再爬起來，再跌倒，再爬起來，一身泥濘、滿臉泥漿，可她顧不得摔得全身疼痛，直直地往前跑，彷彿那裡有誰在召喚她似的。
她終於跑到山腳下，仰著頭，雨水早已將她渾身淋得溼透，可她不覺得冷，只覺得害怕，害怕哥哥被狗熊叼去……
看著黑暗林子，她用雙手圈著嘴，用盡力氣大喊：「哥哥！」
哥哥有很厲害的耳朵、很靈敏的鼻子，只要聽見她的聲音，他會馬上出來的……
「哥哥！」她再喊。
哥哥知道她害怕一個人，肯定很快就會回家……
「哥哥！」
她不斷地喊，喊得喉嚨痛了、啞了，仍然不肯停下。
轟！一道閃電砸下，照亮半片山林，她嚇壞了，大聲哭喊，「哥哥——」

黑黝黝的山洞裡，他趴在潮溼的地上，體無完膚，空氣中有股淡淡的燒焦味兒，他被無數道雷連番轟過，痛得無法動彈。
閉上眼睛，他滿腦子想的都是妹妹，妹妹的笑、妹妹的哭……
一道突兀的聲音穿過雨幕而來，鑽進他耳裡。
「哥哥！」
他猛然坐起，焦黑的皮膚因此而裂開，血滲了出來。
那是妹妹，是他的妹妹！
妹妹在哭，他要出去找妹妹，可是不行啊，他要是出去，妹妹會死掉的……
他陷入猶豫矛盾，此時的他已經感覺不到身上的疼痛，只感到心被妹妹的哭聲撕成兩半。
他怔怔地睜著眼，淚水在臉頰上蜿蜒成河……

第一章 想要逃離皇宮

時值初春，天氣卻比往年熱得多，敏敏已經換上夏衫，她坐在屋簷下躲太陽。
宮女在旁打著涼扇，被攪動的微風迎面吹來，帶起縷縷青絲。
低頭，飛針上下，一朵紅豔海棠在白絹上現形，對於刺繡，敏敏沒有太大的天分，

繡功之所以了得，是為著長日漫漫，得尋點事兒來做，就這麼熟能生巧給磨出來的，否則一門心思全用來算計，多累人啊！

大野靜靜地趴在她腳邊，雕像似的一動也不動。

大野是條狼狗，關驥送的。

那年敏敏十歲，她失去爹爹，剛出生的大野失去牠的娘。

如今三年多過去了，現在的大野是條成犬，體型健壯，毛皮黑得發亮，一雙眼睛炯亮有神，站起來比她的腰還高。

後宮為著安全問題，沒人能夠養這麼大的狗，唯獨敏敏例外，因為她是最受皇上疼寵的女子，有大野在，誰也不敢欺負她。

敏敏的爹叫做章鄴，驍勇善戰，打過無數的仗，鄰國只要聽到他的名字，即使是敵手，也肅然起敬。

章鄴一生都在沙場上奮戰，最終也死於沙場，算是死得其所，卻可憐了膝下獨女。敏敏五歲失去娘親，爹在邊關，連娘的喪事都無法參與，那時候的她只有滿心的恐懼、哀傷。

她的姑姑章雲，十五歲進宮，因為得力的哥哥在前方以命抗敵，護得國家安穩，皇帝為了讓章鄴安心打仗，即使她膝下無子，還是封她為雲妃。

敏敏的娘親過世後，皇上作主把敏敏接進宮中，養在雲妃膝下。

雲妃對她疼愛備至，得了什麼好的，全往她跟前送，皇帝對敏敏更是百般疼愛、慷慨大方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在後宮受寵並非好事，因此敏敏表面風光，日子卻沒有想像中的舒心。

幸而章鄴只要回京城，就會把女兒接回府，章鄴疼愛女兒，常抱著女兒說話，一講便是一個下午，所有的話題全是娘和姑姑。

姑姑常說，我們是妳爹最在乎的人，只要我們好，他便好了。

於是每回見著爹，敏敏總挑好的說，講得好像她有多麼喜歡住在宮裡似的。

敏敏三歲那年，章鄴帶回一個男孩，他是關相爺的孫子，名叫關驥。

那幾年關驥留在章家的時間比待在相府裡多，章鄴有心、關相爺有意，想把這兩個孩子湊在一起。

章鄴把關驥當成女婿栽培，而關驥和章若敏，雖然相差七歲，但感情深厚。

十歲那年，對敏敏而言，是淒風苦雨的一年，爹爹戰死沙場，好不容易懷上孩子的姑姑乍聞惡耗，從階梯上滾落，導致小產，失血過多而亡，在同一個月內，她失去最重要的兩個人，從此世間再無血脈相連的親人。

章鄴臨終，將未酬壯志託付給關驥；章雲臨終，求皇上照顧章家最後血脈。

就是在關驥扶靈返京時，把大野交給了敏敏。

敏敏，大野的娘親護著章叔到最後一刻，往後妳也要護著大野，到牠生命最後一刻。

她點頭應下，抱著瘦小的大野，彷彿又有了親人。

這兩年被戰爭洗禮過的關驥，越發堅毅沉穩、英氣逼人，他成為不少京城淑媛的夢中良人。

而隨著年紀增長，敏敏承襲母親的容貌，帶著七分稚嫩清純的瓜子臉，線條明晰完美，膚白如雪、眉如墨染、眸如點漆，整個人雪雕玉琢、素淨纖巧至極。她並不知道自己絕麗的容貌會讓後宮嬪妃心生危機，以至於人人對她厭惡疏離，她和這個後宮格格不入，沒有說話的對象，更沒有朋友，她像被關在籠裡的金絲雀，有著絢麗的羽翼，卻寂寞異常。

因此大野對她分外重要，關驥對她更重要。

她討厭後宮，憎惡這個地方，恨不得插翅飛出去，她日夜盼著關驥回京，期盼他把自己帶出這座金碧輝煌的囚籠。

「姑娘，關將軍進宮啦！」柔月匆匆從外頭進來。

放下針線，她慌張起身。「真的嗎？」

「是，關將軍在御書房。」

消滅吳國的消息傳回來的那一天，皇帝召敏敏過去，激動地握住她的肩膀說——名師出高徒，妳的驥哥哥果然幫朕拿下吳國！

敏敏也很高興，那是父親的心願吶。

「大野，我們走，找驥哥哥去！」她帶著滿臉笑意，輕快地說著，一人一犬快步往外跑去。

柔月凝視著敏敏的背影，心裡帶著些微歉意，她是德妃的人，德妃是關驥的妹妹，入宮兩年，去年底剛產下皇子。

德妃性子敏感，閱人的本領早已修煉成精，她發現隨著章姑娘容貌長開，皇上態度轉變，章姑娘的美貌之於德妃是重大威脅，所以章姑娘不能再留在宮裡。

敏敏覺得快要飛起來了，連一刻鐘她都不願意待在宮裡。

驥哥哥此番進宮，皇上定要表彰他，那麼他會請旨賜婚嗎？

臉紅心跳，羞澀在眼底現形，她很開心，數年翹首盼望，終於讓她等到一個可以自由呼吸的機會。

快步跑到御書房前，御前伺候的裘公公守在外頭，一看見她，他堆起滿臉笑意，那笑在他臉上劃出幾道溝渠。

「姑娘要見皇上嗎？先等等，皇上和關將軍說事兒呢！」

「好。」她乖巧地點點頭。

拂開額前散髮，她蹲下身，輕輕順著大野的毛，湊近牠耳邊低聲道：「我們很快就要離開了，你喜歡驥哥哥對吧，以後我們跟他一起生活好不？」

她實在太快樂了，笑容掩都掩不住，兩手圈抱住大野的脖子，把頭埋進去。

並沒有等太久，關驥便從御書房出來，敏敏快步迎上前。

「驥哥哥。」她的眼珠子黑黝黝的，像泡在蜜裡的龍眼子，喜悅讓她整個人發亮，美得教人別不開眼睛。

關驥摸摸她的頭，笑道：「我們家敏敏長大了，大野也長大了。」

「驥哥哥也是。」她用手比了比兩人的身高，自己只到他的胸口。

他掐掐她比蛋還滑嫩的臉頰，帶著驕傲的口吻說：「驥哥哥早就長大，我現在可

是立下功勞的大將軍。」

他抑不住滿臉得意，功成名就的他，不再是當年的吳下阿蒙。

「爹爹知道，會深感安慰。」

提到章鄴，關驥濃眉輕蹙，雙手握住她的肩膀，口氣帶著隱忍和悲愴，「敏敏，我替章叔報仇了，我親手將當年殺死章叔的敵將斬殺於馬下。」

敏敏激動地投入他的懷裡，她高興得一塌糊塗，也哭得一塌糊塗。「謝謝驥哥哥，謝謝……」

關驥將她輕輕拉開，彎下腰，用衣袖為她拭淚。「找一天，我領妳出宮祭拜章叔。」

「好。」她點頭。

「我給妳帶了不少東西回來，整理好後，就命人送進宮。」

「先放在驥哥哥那裡吧，搬來搬去，多麻煩。」她早晚要嫁進相府的。

她的話讓他微微一頓，帶著兩分不自然，「不想先睹為快？這次我弄回不少好東西。」

「驥哥哥給的全是好東西。」她湊近他耳邊說：「明珠公主要嫉妒死了。」

關驥嘆息，他答應過章叔，會好生照顧敏敏，小丫頭長大了，一門心思卻撲在他身上，這不是他樂見的狀況。

他深吸口氣，隱晦地道：「敏敏越來越漂亮，驥哥哥一定會好好把關，替妳尋個好夫婿。」

敏敏傻住了，她的好夫婿不就是他，為什麼要另外尋？爹和關爺爺分明說過……

她的表情讓關驥有些不忍，但有時候狠心是為了對方好。

「往後再不必打仗，皇上想讓我進兵部，到時留在京裡的時間多，驥哥哥一定給敏敏掌掌眼。」

如果剛才那句沒聽清楚，這句話就夠明白了，所以驥哥哥不願意娶她嗎？

被拋棄的感覺像一把刀橫過胸膛，她呆呆地看著他，始終想不清楚哪個環節出了錯，怎麼會這樣？

敏敏進御書房時，皇帝正在批閱奏摺。

皇帝勤政，在位十數年，西取吳國、東靖倭寇、南平蠻夷。

皇帝年僅三十，保養得宜又長期習武，精氣神旺盛，看起來不過二十幾歲。

驥哥哥曾經說過——

皇上以德服人，以仁治天下。

她並不懂朝政，但深信皇上能得到驥哥哥這樣的稱讚，定是個好皇帝，是天下百姓之福。

「敏敏來了？」皇帝放下筆，朝敏敏招手。「到朕這裡坐。」

裘公公馬上抬來一張杌子放在皇上腳邊。

她乖巧地坐到小杌子上，仰頭望著皇上。

看著她的臉，皇帝心情微動，小丫頭眉眼長開，模樣越來越像茹歆。

當年她的娘才貌雙全，京城男子人人想要求娶，可她心有所屬，眼裡只容得下章

鄰，而他……

皇帝拉起她的手，道：「吾家有女初長成，不曉得要便宜哪家臭小子。」

他的眸光太奇怪，浮動著教人看不清的情緒，敏敏蹙眉，隱約不安在心底擴散，她拽緊帕子，指甲陷入掌心。

皇帝又道：「朕著實不捨，不如敏敏留在宮裡，陪朕一輩子好不？」

條地，她臉色發青，倒抽一口氣，抬眼與皇上對視。是玩笑，對嗎？

「敏敏，章將軍曾想與關家結親，但當時沒有立下婚書，兩家不過是口頭約定，如今事過境遷，妳爹已經不在，而關驥前途似錦。」

這是在暗示她，她不是關驥最好的選擇？所以方才皇上同驥哥哥已經談妥了，要毀了父親遺願？

「是人走茶涼嗎？」她不由自主地勾起一絲冷笑。

皇帝嘆道：「關驥立下大功，他不要任何賞賜，只求朕為他和薛虹茜的婚事作主，往後朕還要重用關驥，必須施恩，教他順心，敏敏明白嗎？」

薛虹茜是七品小官的女兒，出身不高，攀不上關家門第，但她與關驥情投意合，兩人早已約定非卿不娶、非君不嫁。

關驥心知與薛虹茜的婚事必定得不到長輩同意，出征前便求皇上允諾，待消滅吳國、凱旋歸來，下旨為他們賜婚。

原來是有了心儀之人啊……多年盼望成了空話一場，敏敏感覺到濃厚失望壓迫著胸口，心一陣陣地絞痛著、翻騰著。

見她不語，皇帝又道：「為大局著想，行不？」

心疼得太厲害，她一時間說不出話來，可是她的心在大聲吶喊，她不要為大局，她要自私自利！抬起眼眸，她固執地望向皇上。

皇帝對上她的目光，堅持地道：「朕已經答應關驥，妳留下吧，朕封妳為妃。」

這話像一記悶雷，直直地轟向她的腦門，與皇上目光相對間，她突然明白了德妃的暗示、皇后的防備，還有其他嬪妃們的厭惡，原來是她自己太笨，一直沒發現皇上有這樣的心思。

她的喉嚨彷彿被人狠狠掐住，她將下嘴唇咬得滲出血絲，卻好似不覺得疼。

怎麼辦？她成了困獸……

「敏敏，別令朕為難。」皇帝的口氣嚴厲了一分，卻有更多的無奈。

這一瞬間，她迫切地想逃，想掙脫一切，跑得遠遠的。

皇帝嘆了口氣，想摸摸她的臉，她卻下意識躲開，盯著他的目光帶著濃濃的警戒防備，像被關在柵欄裡的小獸。

她害怕他？這樣的念頭讓皇帝心中微惱，他硬起口氣道：「敏敏，關驥求到朕跟前，是抱持破釜沉舟的決心，這樣妳還是非嫁不可嗎？那不是結親，而是結仇！」她寧可結仇，也不願意在這裡多待一刻鐘。

「即使朕許妳大好前途，妳還是非嫁關驥不可嗎？」

雞皮疙瘩冒出，冷汗涔涔，敏敏飛快點頭，是的，她害怕與驥哥哥結仇，但更畏懼皇上賜予的「大好前途」，如果都是不歸路，她想選擇較為輕鬆的那一條。

皇帝又重重地嘆了口氣，這丫頭和她的娘一樣固執。

當年放手茹歆，他有多不捨，可如今瞧瞧，在她眼裡，他竟是個壞人了？

皇帝咬牙，帶著兩分惡意嘲弄，「如果是妾室，妳嫁嗎？」

皇上這是想讓她知難而退？不，再難再懼，她都只能往前進，因為退一步不是海闊天空，而是萬丈深淵……

於是她語氣堅定地說：「我嫁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關驥目光凜冽、口氣冰冷，彷彿他們是陌生人，彷彿她從來不是他最疼愛的敏妹妹。

他的態度讓敏敏滿肚子的話宛如被冰凍，滿腹的歉意被消融，難堪逼出她的驕傲，逼得她無法折腰，她扯開一抹冷笑，說道：「我以為驥哥哥很清楚，當年爹爹是以什麼心情栽培驥哥哥的。」

「妳這是挾恩求報？」

一斧頭，心被砍成兩半。她竟是挾恩求報的女人？他真有能耐啊，一句話就讓她感覺自己真下賤。行啊，他都這麼說了，她有什麼好不認的？

「是驥哥哥親口允諾要照顧敏敏一輩子的。」

「我會照顧妳，但不是用妳想要的方法。」

「若我只想驥哥哥用我要的方法照顧我呢？」

「不可理喻！」不……他是來談判的，不能讓怒氣淹沒理性，於是他握緊拳頭，深吸口氣，強壓下怒氣，試著勸退她，「我與虹茜相知相愛，我們中間不需要橫插一人。」

「我才是先到的，我沒怨恨薛氏捷足先登，憑什麼她不允許我橫插一腳？」

「跟她沒有關係，是我不願意娶妳，我不喜歡妳，我只想和虹茜共結連理。」

她故意嘲諷道：「那可怎麼辦才好，我也只想和驥哥哥共結連理。」難道一直以來他對自己的好，都只是在虛與委蛇？想到這裡，敏敏覺得心跳頓了一下，而且明明太陽這樣大，她怎會感覺到一陣接一陣的寒意透進骨頭裡？

「講講道理，等妳長大，妳會碰到妳喜歡的男人，他會比我更寵妳、疼妳，那時候妳便會了解，於妳而言，我不過是個哥哥。」

敏敏苦笑，這些天她想透澈了，皇上的妥協是建立在對父親的虧欠上，皇上允諾過父親會促成此事，若對象不是驥哥哥，承諾便可以不遵守了，對吧？

所以她不能錯失驥哥哥，他是她唯一的選擇，她再沒有其他機會。

「我不要。」

「嫁給我，妳不會幸福。」他苦口婆心地勸道。

幸福從來與她無緣，五歲失母，十歲失父、姑姑撒手人寰，獨留她在這個吃人的地方苦苦掙扎，他是她逃出升天的唯一方法，所以她不能講道理，只能唱反調。

「不嫁給驥哥哥，我也不會幸福。」

「我心裡沒有妳，在我身邊，妳還不如待在宮裡。」

他明知道她痛恨後宮，為了擺脫她，他竟然要她留下？人為了自己的幸福，到底可以多自私？

算了，她沒有退路了，只能強行前進。「我不想討論，驥哥哥決定吧，兩個都娶，或者兩個都不娶？」

「敏敏，我錯看妳了！」關驥激動抬手，眼看就要往她臉上甩巴掌。

大野不給他機會，縱身一躍，用力將他撲倒在地。

關驥氣到失去理智，想也不想雙掌橫劈過去。他有武功在身，情急之下沒控制好力道，大野被打飛，身子撞上牆面後，重重墜地。

一個鷓子翻身，關驥穩穩站立，怒火未消的他，在大野落地之前，一腳踹上牠的腦門，牠頭一偏，昏了過去。

敏敏望著滿臉狼戾的關驥，顫慄不已，她的強嫁讓驥哥哥如此失控？

驚惶蹲下身，她顫巍巍地將大野抱起，淚水順著雙頰滑入大野濃密的毛髮之中，怎麼辦，前有狼、後有虎，難道無論進與退，她最終都只有死路一條嗎？

看著她無助的模樣，關驥後悔了，他知道自己做得太過，但他不肯妥協，只能虛張聲勢道：「妳看見我多殘暴了，不合我的心意，就是這般下場，章若敏，這樣妳還想嫁給我嗎？」

她嚇他、他逼她，她不懂，兩人的關係怎麼會變成這樣？「驥哥哥……」

「別喊，若妳非要嫁給我，就是這個下場。」他硬起心腸，指向大野。

「你會殺我嗎？」她也硬了心腸。

怎麼可能！看著她的淚水凝在眼底，頑強地不肯低頭，他一時無語。

「不殺，我就嫁。」輕輕地，她吐出一句話。

他恨得一個拳頭砸向桌面，楠木桌子應聲裂開，那一聲敲上關驥耳膜，也震懾了敏敏的心版。

恨恨甩袖，他一把將大野搶走，他知道自己出手有多重，大野需要大夫。

敏敏眼睜睜地看他帶走大野，心碎一地。大野是她唯一的依靠，沒有牠，她能同誰講話？他不會殺她，卻想要用帶走大野來逼死她嗎？

敏敏環抱雙臂，背靠著牆，緩緩滑坐到地上，蜷縮起身子。

哪有人如此作踐自己？虧她出生高貴，竟要淪為妾室？聽過強娶的，還沒聽過強嫁的，如此厚顏行徑，教人不齒。

風言風語，在後宮迅速傳播開來。

敏敏一語不發地往前走，她剛從德妃那裡回來，德妃讓她安心備嫁，驥哥哥定會迎娶她。

這是顆定心丸，卻吞得她很傷心，若是旁的女子碰上這等事，怕是要七尺白綾上吊自盡，可她不想死，她頑強地活著。

行經御花園，敏敏聽見爭鬧聲，舉目望去，看見明珠公主正在與越王起爭執。

皇太后福澤深厚，替先帝生了三個兒子，越王卓藺邯、皇帝卓藺驥以及蜀王卓藺

風。

都說天家無親情，為那張龍椅，弑兄屠弟之事屢有所聞，可是這樣的情況並未發生在這三兄弟身上，因為先帝防範未然，把所有可能掐死在萌芽階段。

越王卓藺邨年少早夭，臨終前將兒子託付給蜀王卓藺風，因此卓淳溪三歲便襲爵為王，是當今最年輕的王爺。

敏敏沒見過蜀王，卻看過越王幾次。

越王年十七歲，身形頎長、朱面丹唇，他的五官美麗，猶勝女子，而那雙不解世事的眸子，清澈得像一汪湖水。

這樣漂亮的男子，世間少見，不管男人女人都會被吸引，敏敏也不例外，可惜他害怕大野，常常有多遠離多遠，而大野也好似同他有仇，每回見著都對著他威脅警告的低吠。

越王的性情單純得像個七歲孩子，眾人都在私底下說他是個傻子，若非皇太后和蜀王偏寵，後宮沒有他的容身之地。

雖然卓淳溪腦袋不好，蜀王卻從未放棄他，把他當眼珠子似的護著，教他讀書練字，教他習武強身，簡直把他當成親生兒子，可蜀王自己也不過二十二歲，想當人家的爹，還差得遠。

而蜀王是宮人們津津樂道的人物。

他學富五車、才高八斗，且允文允武，是朝廷棟梁，京城清流學儒對他推崇備至，邊關武將對他甘拜下風，他魅力無敵，凡經過的地方，就會有女子失神傻笑……所有的形容，都把他說得像天神一般，敏敏常會覺得困惑，為什麼先帝當初不挑選他繼位？

「不賠我裙子，不准你走！」卓明珠伸開雙臂擋在卓淳溪身前。

她是皇后娘娘所出，驕縱任性是出了名的。

「又不是我弄壞的。」卓淳溪鼓著腮幫子辯解。

「就是你，你不從樹上跳下來，我怎會摔倒？」

「妳膽小，不關我的事。」

「傻瓜、笨蛋，是你害的，就關你的事！」

「我不傻，妳才是傻瓜。」卓淳溪漂亮的臉龐帶著笑，令人雙眼為之一亮。

「你居然敢罵我？我要告訴母后！」

「我才不怕。」

敏敏本不想摻和，但下一瞬，公主的鞭子竟然刷地往卓淳溪臉上抽去，而他竟然沒有閃躲，臉頰立即浮現一道刺目的紅腫。

一個吃痛，卓淳溪翻掌朝卓明珠胸口打去，宮女見狀連忙撲身護住公主，硬生生挨下一掌，宮女沒站穩，抱著公主踉蹌幾步，砰的一聲，雙雙摔倒在地。

卓明珠狼狽至此，還不依不饒，剛站穩就高舉鞭子亂甩，可惜沒甩到卓淳溪，卻甩到敏敏身上。

敏敏強忍著疼痛，勸道：「公主要不要先回去，召太醫看看有沒有哪裡受傷？越王也是，都先回去吧。」

發現敏敏看著自己，卓淳溪馬上揚唇一笑，天真浪漫的純美笑容，映在他那張比女子更美麗的臉龐上，讓人呼吸一窒，差點兒喘不過氣。

見自己都快氣死了，兩人還在眉來眼去，似是在嘲笑她，卓明珠說話更加難聽了，「怎麼？關將軍勾引不成，就想勾引小傻瓜？」

她仗著自己是皇上的嫡長女，從不吝嗇給人難堪，再加上對敏敏的妒恨早已積沙成塔，瞅著機會，便要尋她穢氣。

卓明珠又道：「妳這張狐狸臉就該配個傻子，何必招惹關將軍？仗著父皇疼寵也不能這樣，見過不要臉的，沒見過這麼下賤的，急巴巴送上門……」

她不顧形象哇啦哇啦罵個不停，就是想要好好羞辱敏敏一番，她說得正熱烈，卻沒想到重重的啪一聲，她……挨耳光子了？

五根鮮紅指印在頰邊，熱辣辣的感覺襲擊，明珠公主不敢相信地望著卓淳溪。

敏敏也被嚇著了，詫異地睜大眼瞅著卓淳溪。

迎視敏敏的目光，卓淳溪不好意思地抓抓頭髮，解釋道：「她罵妳。」

卓明珠從未挨打過，這會兒卻被個傻子給打了，她氣得肝痛、腸痛，全身上下都痛，她狂跳腳，張牙舞爪地往敏敏臉上抓去。

見狀，卓淳溪忙抱起敏敏東竄西跳，讓卓明珠使盡力氣也追不到。

卓明珠抓起鞭子在空中甩個不停，瘋了似的猛叫狂跳，卓淳溪卻把這當成遊戲，抱著敏敏，腳下速度越來越快，每次卓明珠的長鞭落空，他就笑得越加歡暢。

「來人，把他們給我抓起來，給我狠狠地打……」卓明珠哭得無比淒慘。

宮女太監們滿臉為難，看看公主，再看看越王和敏敏姑娘，無所適從。

卓明珠見自己鬧成這樣，眾人還不肯相幫，大怒之餘，竟回身將鞭子朝太監宮女身上抽去。

沒人敢還手，轉眼眾人身上都見血，事情越鬧越不像話，突然間，鞭子停了，卓淳溪轉頭一看，笑著喊道：「三叔。」

敏敏跟著轉頭，當她的視線與來人相觸時，心兒猛地一抽，沒來由的熟悉、沒來由的心悸、沒來由的親切溫暖……這究竟是什麼樣莫名其妙的情緒？

她原以為卓淳溪是天底下最好看的男子，可是他，普通的眉眼、普通的鼻子嘴唇和臉形，卻架構出一張教人無法別開眼的完美臉龐。

逆著光，他頎長的身影臨風而立，一雙清潤眼眸彷彿看透世情，只是眉眼微彎，便格外生動，一身白衣飄飄，除塵若仙。

卓明珠的手腕被蜀王抓得疼，嬌嬌地輕喊一聲，「王叔抓痛明珠了。」

鬆開手，卓蘭風不冷不熱地道：「妳馬上就要尚駙馬了，怎麼還是如此孩子氣？」

卓明珠噘起鮮紅嘴唇道：「是堂兄的錯，他先動手打我的。」

「妳又不是不知道他腦子不好使，還同他計較？」

「不是我計較，是他非要護著那個賤女人。」

卓蘭風的視線順著卓明珠指的方向看去，落在敏敏身上，好看的眉形微攏，他下意識向她走近，垂睫，嗅到一絲幾不可辨的氣味，眼底眸光閃過，那是……

會嗎？是嗎？可能嗎？驚喜、狂熱的心潮洶湧翻騰。

但卓蘭風表面上不動聲色地吩咐道：「來人，送公主回去。」

宮人們鬆口氣，忍著身上疼痛，連忙簇擁著明珠公主離開。

鬧事的走了，卓淳溪還玩不夠似的，一路跟上，衝著卓明珠喊傻子，又氣得她暴跳如雷，可這一回宮人們可是把公主給護得緊了，不讓公主再有機會和越王打起來。

園子裡只剩下卓蘭風和敏敏對視，滿地的落葉，風一颳，帶起些許蕭瑟落寞，她知道不應該這樣看著男人，可是她無法別開眼，仰著頭，從他的眉眼鼻唇，一寸一寸地細細望著，像是怕少了兩分專心，就會錯失什麼似的。

「妹妹，餓了，想吃肉肉。」小少年望著她，癡憨的笑，映在他精緻的臉龐上，讓人看不出絕望。

一場大水，爹娘死於瘟疫，留下十歲的她和癡傻的瘸子哥哥，這樣的生活，她是該絕望的呀，可是哥哥在、他的笑容在，她就覺得日子充滿希望。

「我給哥哥偷雞去，哥哥在這裡等我，別亂跑哦！」

她抱抱哥哥，在哥哥髒兮兮的臉上用力親一下，軟軟的唇碰上軟軟的臉頰，這一親，她覺得就算餓了一整天，依然精力充沛。

「妹妹小心。」他也環住妹妹，啵啵啵，在她臉上額上手上連親好幾下，然後也覺得好像沒有餓得那麼厲害了。

「好。」

他看著妹妹的背影漸行漸遠，癡憨的眼底帶起一絲憂慮，如果自己不要那麼容易餓，不知道有多好。

他坐在原地等著，等到天黑、等到天亮、等到將近中午，視線始終定在妹妹離開的那個方向。

他從不認為妹妹會丟下自己，他相信她一定會回來，雖然她已經去了好久好久，他的肚子咕嚕咕嚕叫得很難受。

終於，在太陽快要落到山的另一邊時，妹妹瘦小的身影出現了。

他興奮不已，勉強站起來，想快點跑到妹妹身邊，但他癱得厲害，只能一拐一拐慢慢拖著身子往前行。

妹妹的額頭破了一個血洞，兩、三行鮮血漫過她稀疏的眉毛，落在頰上，她的右臉高高腫起，推得眼睛眯成一條線，可是她很得意地笑著。

她從懷裡拿出一個肉包子，說：「哥哥對不起，沒有雞，只有這個。」

倏地，他放聲大哭。

看著哥哥哭，妹妹的臉上仍是堆著笑意，可是眼淚卻一串一串掉得飛快，淚水和鮮血混在一起，染出一片刺目鮮紅。

不知道為什麼，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，敏敏仰頭看著他，淚水卻不受控制地往下掉，淡淡的酸、微微的澀在舌間氾濫，但矛盾的甜，卻在心中緩緩填塞。

「我認識你嗎？」她問。

他笑而不答，但心裡卻回答：是的，在一千多年前，在我初生之際。

「還喜歡吃桃子嗎？」他問，青澀又酸得讓人牙根發軟的桃子。

完全牛頭不對馬嘴，但她卻忍不住點頭回應，「喜歡，我要種讓人酸掉牙的。」

他揚眉，還是一樣啊，點點頭，他回道：「我給妳送一點過來。」

她再次不由自主地點點頭，她看著他，始終停不下笑意。

然後他伸手摸摸她的頭，低聲說：「以後想哭就哭，不要再委屈自己。」

他知道她很委屈？他知道她連哭泣都要再三斟酌強忍？

兩句再普通不過的安慰，卻勾出她大量傷心，她張大雙眼凝視著他，接著眼眶泛紅，眼淚潸然而下，她下意識拉住他的衣袖，低低啜泣著。

她哭得很認真，沒注意到他的手輕輕地劃過一圈，風再也吹不進來，聲音透不進來，而圈圈裡頭，變得舒服而溫暖。

他深吸口氣，說不出是欣慰滿足還是心疼，他伸出雙手，將她環抱在懷中。

這對敏敏來說是個很詭異的經驗，她居然在陌生男人面前不管不顧地放聲大哭，最後甚至哭倒在對方懷裡。

她哭得像個無助的孩子，卻很盡情，而且哭完之後，她覺得心裡頭的委屈好像沒有那樣嚇人了。說真的，若再有機會，她還想再在他懷裡哭一次。

這是不對的行為，男女授受不親，這是要浸豬籠的，何況事情發生在人來人往的御花園，她想，會出大事吧？

以妾位下嫁，她的名聲已經壞到了極點，再加上這一樁，不曉得會掀起多大波瀾？會不會恰好給了驥哥哥機會，讓他以下想她這麼委屈為由，強行退親？

可是真的好奇怪，整個後宮上下竟然沒人提起這件事？是因為蜀王位高權重，無人敢得罪？

不管如何，哭過一場後，害怕少了許多，至於嫁人該有的喜悅快樂、盼望，早已蒸發，她只想認命，只想平平安安、順順利利地離開這座牢籠。

拿起毛筆、攤平紙，她在紙上勾勒圖形。

敏敏並沒有特別想畫什麼，只是藉此抒發百轉千迴的心思，兩個時辰後，她揉揉發酸的肩膀，再低頭一看，這才意識到自己畫了什麼，迴廊曲折、花徑盤繞，榴花樹下，身形挺拔的男子迎風而立，一身白衣飄飄，氣質超凡。

看著他的五官面容，她又莫名想哭了，可是她敢發誓，她壓根本不認識他，那次在御花園是第一次見面，可是為什麼面對他時，她會有著說不出的悸動、無法形容的熟悉？

她不懂想再見他一面的迫切感從何而來，但她真的好想再同他訴說委屈，再靠近他……

這是不對的，非常非常不對，她已經訂下終身，不該和他見面，但……渴望在心口喧囂，她從沒對一個人這樣熱切過。

腳步聲傳來，敏敏心虛，急急把畫紙折起，往燭火上一放，猩紅的火光很快地將

畫紙燃燒成灰燼。

「時辰不早了，姑娘早點歇下吧，明日便要出宮。」柔月進屋提醒道。
是出宮，不是出嫁，她要從將軍府嫁進關府，換言之她將待在自己家裡備嫁，整整一個月。

「好，妳也早點歇下，今晚不需要守夜。」

「是，姑娘。」

柔月離開後，敏敏將桌面收拾妥當，起身四下走過一圈，留雲宮是皇上賞給姑姑的宮殿，從五歲到現在，整整九年，她都住在這裡。

只要是人，離開住過九年的地方，多少會有幾分感慨，但她沒有，她非常不喜歡這裡。

推開窗戶，她看著天邊皎月，閉上眼睛輕聲道：「姑姑，我要回家了，請妳和爹娘護佑我平安。」

第二章 種香

沒有關窗，在宮裡的最後一晚，敏敏睡得格外安穩。

樹梢頭，黑影竄出，穿過窗子，來到床邊。

由上往下，他看著她沉靜溫柔的眉眼，她還是一樣的乖巧溫順、一樣的小心翼翼、一樣的飽嚙委屈。

伸出手指，輕輕描繪她的五官，他情不自禁地在她耳畔低語，「想我嗎？我想妳了。」

手落在她髮間，慢慢地，冰涼的掌心貼上她額際，修長的指尖微抖，片刻，她的額頭、他的指間接合處，發出一圈淡淡的光暈。

卓蘭風見著，心微喜。

他早在聞到她的氣息時就曉得是她。這個動作不過是再次確認。

找到她，他有說不出的激動、快樂，在無垠的歲月中，在漫漫人海裡，在嚼碎過無數的寂寞之後，他終於找到了他的小米。

實在是太久了，久到她身上屬於他的氣息淡得幾乎聞不到，若非如此，他可以更快找到她，她也不至於辛苦這樣久。

他用最輕柔的動作將她抱坐起來，勾起她的下巴，慢慢朝她靠近，啣起她的唇，輕輕啄吻，一下接著一下，他品嚐著她的氣味，他在她唇間輾轉來回，他咬破她的唇，也咬破自己的，血珠子在兩人唇間匯集交融。

突地，空氣中傳來帶著清涼的薄荷香氣，將兩人環繞起來，這個香，香了她的夢境，讓她好夢無數。

在她身上種香，是他今晚的目的，目的達成，該離開了，但……捨不得呀，看著她的眉眼，看著她的輪廓，看著她恬靜的睡相，虛空的胸臆一下子被填滿，滿足在腹間上揚，控制不住慾望，他知道自己的行為有多冒險，但再危險，他還是想在她身邊躺下。

他躺下了，她像隻懶貓，發現熱源，便一點一點朝他靠近，蹭了蹭。

對於她的靠近，他相當歡喜，他把她環在自己身邊，而她纖細的手臂，無意識地

橫過他的腰，小小的頭顱貼上他的胸膛，白皙的腿跨過他的腿，直到她霸佔住他的身體。

敏敏滿足地輕喟一聲，像是終於找到了最溫暖、最舒服的窩巢。

卓蘭風的手臂輕輕在空中劃出一個半圓，外面的聲音又透不進來了，而圈圈裡面充斥著溫暖、溫馨，歲月靜好。

風雪漫天，小人兒蜷縮在破舊的床板上，小小的棉被裹住兩人。

妹妹發燒了，紅紅的小臉滾燙得厲害，她發抖得厲害，連床板都跟著抖動。

「哥哥，我冷。」

他解決不來這件事，只能用瘦瘦的手臂用力圈住她的身體。

他的心很痛，他想哭，卻哭不出淚水，他不停地親著妹妹的臉，不停地說：「不怕、不怕，哥哥在。」

她不怕，只是難受，像被封在冰窖中。

「明天林嬸嬸說要給我們雞蛋，有雞蛋吃，妹妹就不生病了，好不好？」憨傻的他盼著天趕緊亮，太陽趕緊升起來，盼著雞蛋救妹妹一命。

迷迷糊糊間，她應了一聲，「好，小米不生病。」

他用力把兩管鼻水吸回去，堅定地說：「哥哥會保護小米，小米不會死掉。」不會像爹、像娘那樣。

「哥哥，好渴……」

屋裡沒有水，他怕她冷，不敢鬆手，可是妹妹渴呀。

他很慌，一雙黑靈靈的眼睛四處張望，突然他想到了什麼，揚起笑顏，他咬破手指，讓血流出來。

他把手指塞進妹妹的嘴裡，看妹妹貪婪地吸吮著，他不由得笑彎了兩道眉毛。

那是第一次，他知道自己的血可以讓她不生病。

這個認知帶給他狂喜，從此他的妹妹不會生病，不會像爹娘那樣死去，不會離開他，他們會一直一直在一起。

現在，她又在他懷裡了，她不會生病，他不再癡傻，他有足夠的能力，保護她不再只是空話，想到這裡，他下意識地抱緊她。

他親親她柔軟的唇瓣，在她嘴邊輕聲道：「不怕，以後有我。」

夜半，雖然姑娘說不必守夜，柔月還是不放心，到姑娘屋裡巡視一回。

她看了眼床上，沒看見卓蘭風，只看見熟睡的姑娘，她微微一哂，吹滅蠟燭，離開內室。

隔天醒來，敏敏發現自己的嘴唇破了個洞，嘴角微見血漬，她直覺伸出舌頭輕舔，那血……不腥，反而有股難以形容的……甜味？

離開皇宮，敏敏像隻雀躍的鳥兒，外面的世界好美，外面的天空很藍，外面的空

氣……她深吸一口氣，真香。

這是她夢寐以求的事情，但驥哥哥……

算了，不要多想，從現在到進關府，她還有整整一個月的時間，她可以無拘無束、自在逍遙，未來再沒有這樣的機會，她必須盡情把握。

馬車行經大街，她打開車簾往外看，行色匆匆的路人、含著笑意的百姓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目標及方向，生活充實而美滿。

她也想要這樣的人生，可以計劃些什麼，可以朝著目標奮力往前跑。

而且掙脫了高大厚實的宮牆，生活也變得鮮活明媚，炸糕的甜香、餛飩的鮮香從鋪子裡飄出來，小販的叫賣聲響亮又有活力……敏敏貪婪地看著眼前的一景一物，恨不得全把它們收進心底。

突地，哭聲傳來，她循著聲音調整視線，發現一名女子跪在街邊賣身葬父。

她難掩詫異，沒想到竟和話本子上描寫得一模一樣，原來傳奇、故事皆取材真實人生，而非全然幻想？

她突然有股衝動，她不想當個旁觀者，想加入這個世界，於是她吩咐道：「停車。」

柔月迎上前問道：「姑娘想做什麼？」

皇上一聲令下，柔月領著十幾名宮女隨她回將軍府伺候，只不過未來她是個小妾，不能帶下人進關府，規矩在那兒，便是皇上也不能擅改，因此等她進了關府後院，柔月等人便會回宮覆旨。

「我下車看看。」

敏敏不顧禮儀規矩，自顧自跳下馬車，反正她身分已定，名聲不再重要。

柔月愣愣地看著她往賣身葬父的女子身前跑去，過了一會兒才反應過來疾步跟了上去。

敏敏蹲下身，輕輕勾起那名女子的臉，著實驚豔。

這個女子雖然臉上沾著灰，依然漂亮得教人怦然心動，許是擔心美貌惹來麻煩，她始終低著頭。

「妳叫什麼名字？」敏敏一雙好奇的眼睛直盯著對方。

「小春。」

「家裡沒人了嗎？」

小春點點頭，回道：「爹過世後，家裡就沒人了。」

「妳願意跟著我嗎？」她的身世讓敏敏感同身受，不由得心生憐惜。

小春抬眸，馬上回道：「我願意。」

「那好，我把妳買下，等妳葬完父親，就到威遠將軍府找我，行不？」

「行。」小春朝她一笑。

只是淺淺的笑意，就讓敏敏感受到明媚春光。

敏敏伸手往荷包一探，這才想起阮囊羞澀。在宮裡，只有旁人巴結她的分，哪有她討好別人的理兒？她從不打賞別人，身上自然不會帶錢。

她轉頭對柔月說：「給我銀子吧，我想買下她。」

柔月多看了小春幾眼，回道：「姑娘，來路不明的人還是別收在身邊得好。」

又不是荒年，哪就這麼剛好遇上，何況還有牙行呢，真要賣身，在那裡才能尋到好人家，哪個傻子會在街上拋頭露面，尤其是她這副長相，肯定要招禍的。

她敢這麼做，莫非……是有人故意布置的？

敏敏哪裡想得到這麼多，視線在柔月身上轉過，確定她不會出手相幫之後，垂眸嘆氣，她不該賭氣的。

她知道爹爹留給自己不少嫁妝，過去姑姑幫忙收著，之後許是交到皇后或某位嬪妃手中。照理說，那些東西該隨她出嫁，可是皇上卻刻意忽略這件事。

皇上許是想著，沒人沒錢、沒有身分的小妾，定會舉步維艱。他等著她知難而退，等著她後悔。

為表達自己的決心，她賭氣了，連宮裡用的錦衣華服、頭面珠飾半件都不肯帶走，誰知，這會兒才明白，無銀無錢行路難。

敏敏指使不了柔月，只能任性犯倔，與宮女們僵持在街邊。

「姑娘，時辰不早，該回將軍府了。」柔月好聲好氣勸道。

「妳們先回去。」

哪能啊，姑娘要是蹭破一塊皮，皇上定會要她們吃不完兜著走，她們可是身負任務的，得在出嫁前這個月裡，勸說姑娘返宮。

「姑娘，咱們的馬車停在中間，把路給擋住了。」

「妳們先走。」敏敏又說了一次，口氣多了幾分不耐。

柔月無奈，看看其他宮女，正猶豫著是不是該退讓兩分，讓姑娘把人買下時，一隻大手橫在敏敏眼前，掌心上放著兩個五兩的銀錠子，緊接著溫潤的嗓音響起——

「夠嗎？」

敏敏的心狠狠一跳，她順著大手往上看，與卓蘭風對上視線的瞬間，她再也忍不住笑開懷。

是他，真的是他！只要有他在，再大的難題都能解決。

她對他有著莫名的信任，看到他會莫名的狂喜，但是眼眶卻會酸酸的，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每次看見他，都有流淚的衝動，就像狗看見肉會流口水，螞蟻看見糖會衝向前，純屬直覺反應。

她不理解自己的直覺，卻樂意接受這份直覺帶來的幸福愉悅。

「謝謝。」敏敏理直氣壯地收下他的銀錠子交給小春，問：「夠嗎？」

「夠，謝謝姑娘、謝謝公子。」

小春用力磕頭，敏敏忍不住皺眉，急急扳住她的肩膀，不許她再磕頭。

「行了行了，我同妳說，這是蜀王，他是個很好很好的人，以後妳跟著他，一定可以過上安穩日子。」

很好很好的人？她怎麼會知道？但不管她怎麼知道的，他都欣然接受這個評語。

「丫頭是妳買的，為什麼要跟著我？」卓蘭風好笑地問。

「錢是你的。」

「我不缺丫頭，但……」他看一眼她身後使喚不動的宮女，笑道：「妳缺。」

她失笑，對啊，她很缺，可是……她皺眉頭。

「怎麼，有問題？」

「聽說當小妾是不可以帶丫頭進府的。」

她毫不遮掩，因為在後宮之中什麼都有可能缺，就是不缺背後話，他肯定知道自己是誰，知道自己「精彩絕倫」的故事。

卓蘭風同意。「確實，要不讓她先跟著妳，等不能跟的時候，我再幫妳收留？」

她說得大方、他回得自然，好像堂堂大將軍之女淪為小妾很正常，沒什麼不可以。他坦然的笑容裡找不到鄙夷輕蔑，於是她也跟著笑了，因為他是第一個不批判她自甘下賤的人。

敏敏還沒想到要怎麼回他的話，就聽見卓蘭風問小春——

「穿著一身素服進將軍府不妥當，妳有其他衣裳嗎？」

四目相對間，小春低下頭，道：「回大爺，小春沒有。」

得到滿意的答案，他對敏敏說：「想必將軍府不會有小丫頭的衣服，要不要一起去逛逛，幫她置辦些衣飾？」

逛逛？天，她有多久沒逛大街了？心蠢蠢欲動，可她下意識地看一眼宮女們，面有難色。

她知道她們的工作不僅僅是服侍，也有監視，也有勸退，她們的月銀並不好賺，她從沒想過為難她們，但是她真的很想逛逛。

「妳才是主子，她們不是。」卓蘭風替她的為難找到臺階下。

對啊，她才是主子，又不是在後宮裡，現在她最大，她想往東便往東、想往西便往西，身為奴婢，她們還能不遵命？就算皇上要責怪，也只能怪在她頭上。

想通了之後，敏敏微微一笑道：「妳們先回將軍府，我晚些便回去。」

柔月有滿肚子的反對，可是當她看到王爺似笑非笑的表情時，時空好似瞬間凝住了。

沒有聽見任何人說任何話，但她莫名其妙被說服了，莫名其妙地相信，姑娘跟王爺去走走逛逛是再正確不過的事。

她躬身為禮，道：「奴婢先回將軍府。」

敏敏有些驚訝，柔月這會兒怎麼會這麼好說話？她再看向卓蘭風，是因為他在，柔月敬畏他嗎？

他沒解釋，笑看著宮女們上車，笑看著車馬遠離，才問了一次，「逛逛？」

「我沒銀子。」敏敏鼓起腮幫子，憋住氣，強忍害羞，誰想得到堂堂將軍千金，竟會窮到這等田地？

從小到大衣食不缺，從沒弄懂銀子為啥可愛，才窮過這麼一回，她便清楚了解沒有錢寸步難行的道理。

他想也不想，從腰間解下荷包丟給她，她嚇一跳，直覺接住。

他看著她笑道：「現在，妳有錢了。」

嚴格來說，這是他們第二次見面，他對她而言，仍屬陌生，且正常女人都曉得陌生男子的銀子不能花用，可是面對他，她從來沒有正常過，所以她竟覺得他的荷

包收得，他的錢花得，她不肯取用才是傷感情、殺風景的事兒。
她自信自得地晃了晃荷包，笑得極為開心。「有錢了，還等什麼！」

這是敏敏第一次挑布料。

過去宮裡最好的布料，都會直接往留雲宮送，連挑都不必挑，吩咐裁了做新衣便是，所以看見這麼多不同布料，她好猶豫。

一下子覺得青色好，一下子覺得橘黃也不錯，孝期中穿紅色是過分了些，但粉色映肉，小春穿起來肯定很漂亮。

她拿起一匹又一匹的布，往小春身上比劃。

這是個無聊而枯燥的過程，若是幾個女人吱吱喳喳討論，或許還有幾分樂趣，可小春很明顯對這個活動感到無奈，而身為大男人的卓蘭風肯定更……

哦、不對哦，他雖然沒有咧嘴大笑，但眉尾略略往下滑，嘴角微微往上勾，面容再柔和不過，這可是真真切切感到興味的表情。

他的眼光始終落在敏敏身上，她拿起這塊布、放下那塊布，在簡單的選擇中，過癮而開心。

而她的開心造就他的愜意，她的快樂勾起他的笑意，她再微小的動作，都可以牽動他的情緒。

Crescent Family